

2014 中国年度 儿童文学

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/选编 高洪波 方卫平 /主编

任溶溶《小猴子，吃果果》

常新港《昨天的西瓜》

吴洲星《蓝钥匙》

桂文亚《“慢慢的”公寓》

翌平《红烧肉》

黑鹤《呼和诺尔野猪》

一年一度的中国儿童文学盛宴

名家名作 | 题材丰富 | 构思天马行空

| 取材生活 | 妙笔华章 | 充满童趣哲理

| 权威选本 | 经典再现 | 品质历久弥新

2014

中国年度
儿童文学

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/ 选编
高洪波 方卫平 / 主编

◆ 潘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4 中国年度儿童文学 /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选编；高洪波，方卫平主编。—桂林：漓江出版社，2015.1

ISBN 978-7-5407-7399-1

I . ① 2… II . ① 中… ② 高… ③ 方… III . ① 儿童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92353 号

2014 中国年度儿童文学

选 编 者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

主 编 高洪波 方卫平

责任编辑 庞俭克 周群芳

封面设计 石绍康

责任监印 周萍

出 版 人 郑纳新
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

邮 编 541002

发 行 电 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2

传 真 0773-2583000 010-85890870

电子信箱 ljcb@163.com

网 址 <http://www.Lijiangtimes.com.cn>

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5 × 960 1/16

印 张 14.75

字 数 155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7399-1

定 价 39.80 元

漓江版图书：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：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目录



小说

目
录

2 / 昨天的西瓜	常新港
8 / 重点	周羽
17 / 周小胖，跟上！	麦子
24 / 寻找	李东华
31 / 青碟	王勇英
39 / 不让一个南瓜掉队	冯与蓝
44 / 车过松坡	任富亮
51 / 比妹妹小三岁	吴新星
58 / 圈	顾抒
68 / 雁叫寒林	薛涛
79 / 三宝退学	任永恒
90 / 蓝钥匙	吴洲星
100 / 红烧肉	翌平
111 / 呼和诺尔野猫	黑鹤
125 / 驿路传奇之一把流浪的刀	湘女



散文

1

136 / 我在城市寄居的那一年	张晓玲
144 / “慢慢的”公寓	桂文亚
146 / 春分，春透水波明	张洁
151 / 年关飘香	谢倩霓
155 / 伊萨河畔的书香	徐鲁
162 / 春游的憨菜饼	毛芦芦

- 164 / 大地的魔法 //吴稻子
168 / 香烟灰的秘密 //张之路
170 / 春天第一只蝴蝶 //刘保法
174 / 田野歌手 //金曾豪
177 / 笛笛糖 //赵霞
181 / 铅笔头 //何夏寿
185 / 冰葡萄 //老臣

儿歌

- 188 / 小猴子，吃果果 //任溶溶
189 / 小河蟹 //石玉生
189 / 知了娃娃 //林蓝
190 / 海浪娃娃 //刘金龙
190 / 秋天老师 //陈素萍
191 / 丢到梦里的袜子 //张强

儿童诗

- 194 / 我想握住春天的每一根手指 //高源
195 / 把春天带回家 //应拥军
197 / 写给仙女们的信札 //萧萍
200 / 跟在动词身后 //王立春
203 / 咕噜咕噜 //阿妙
204 / 把我埋在泥土里吧 //毛云尔
205 / 倾听（外一首） //傅天琳
207 / 建造心里的世界 //童子
208 / 一朵花认出了我 //金明春
209 / 下面，我们开始上课 //李德民
210 / 寄给潮湿的雨季 //鲁程程



- 211 / 怎样的事情发生（外一首） // 张晓楠
213 / 一杯水，打翻在童话书上 // 朱云昊
217 / 少男少女的丛林 // 薛卫民
218 / 我给蝴蝶送请柬 // 阮岭
219 / 有一天 // 何卫青

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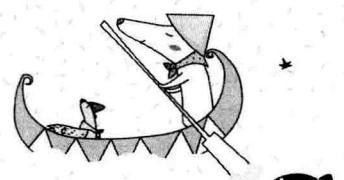
- 222 / 变成小宝宝 // 王芸
224 / 樱桃，慢慢红了 // 贾为
225 / 巴迪的大嘴巴 // 燕子飞

227 / 编后记

目
录



小 说





昨天的西瓜

常新港

2014中国年度儿童文学

我的感觉很差，差到像是没有白天。

总觉得自己是顶着冻土生长到初一的。我被厚厚的冻土压着，感受不到春天。春天到底来了没有啊？头上的冻土还死死压在脑袋上。我怨春风的脚步太慢，像老人。这感觉真的很差。

妈妈对我的态度就像家猫见了野狗，除了一见面竖起毛来，就是抖着爪子龇着牙齿，妈妈和我的敌对关系是公开化的。爸爸站在我和妈妈中间，保持中立和沉默。他一旦站在任何一方，家里就变成封建统治，没有民主了。

我一直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委屈，一切都不如意，连上卫生间马桶都要短暂堵塞，故意跟我闹别扭。

我像很多男孩子那样，经常在家中摔摔打打。

生活对不起我。

所有人都像欠我的。

我就是不幸福。

那两天，我在学校连着出了几件事，先是因为小到手指甲一样的小事情，跟同学打了一架，几乎是大打出手，都流了血。我还踩碎了人家的眼镜，然后，又张嘴骂了班主任。班主任是女的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如果班主任是男的，肯定会动手教训我，让我的皮肉留下点纪念什么的。因为她是女的，叫陈曦，所以她找到校长，要辞职。校长劝她不要辞职，因为她是一个优秀的教



师，那年陈曦是从几十个应聘的老师中选拔进学校的。

陈曦老师一听校长这么说，就提出了一个要求，让学校开除我。这是我后来知道的。在校长再一次劝说下，陈曦老师让了半步，让我和我父母一起向她当面道歉，并让我写下保证书，一旦再发生这类事情，坚决开除我。

爸爸和妈妈领着我去见了陈曦老师。我没说话，妈妈说得最多，她把世界上最感人的道歉话都说了，把世界上最肉麻的恭维话都献给了陈曦老师。爸爸不说话，一直站在旁边像个法庭书记员，不停地点头、微笑着。

因为妈妈的语言和爸爸的表情，陈曦老师接受了我们全家的道歉。一出老师办公室，我就听见爸爸对着天呼出一口气，唉了一声。那声音拖得很长、很响，像是有意让我听见，担心我听不到他的叹息。

在家的路上，妈妈突然哭起来，很伤心很痛苦很绝望的样子。她这么哭，让我觉得不安起来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劝妈妈。爸爸看着妈妈一个人哭，就在旁边小声说：“行了行了，陈老师接受了道歉，孩子能继续上学就行了，你受点委屈不算什么，都是为了孩子嘛！别哭了！”

听见爸爸如此一劝，妈妈的哭泣就变成了号啕了。我连忙看着四周，担心被路人围观。几米远的地方，已经有人驻足朝这边望了。

爸爸也觉得妈妈这么哭不好，就劝道：“要哭，咱回家哭，想怎么哭就怎么哭，别在马路上哭！让人家看笑话。”

妈妈不哭了。一直朝家走，我和爸爸就跟着妈妈。妈妈一进家门，把脱下的衣服朝沙发上一摔，说道：“我活了这么大，第一次这么低声下气地跟人家说小话，还得赔着笑脸，搜肠刮肚地找好听的说，快把肠子带出来了！”

爸爸看了我一眼，很难受地垂下头去。

我不敢吭气。

几天之后是清明节，爸爸和妈妈要给爷爷和奶奶扫墓，让我一起去。我以前去过一次，好像还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去的，以后再没去过。爸爸和妈妈也不叫我。这次，爸爸和妈妈非让我去，我说不想去。

爸爸说：“这次必须去！”

妈妈说：“以后每年都要给爷爷和奶奶扫墓！”

我看着他们，不理解，问道：“上了初中，就该年年给爷爷和奶奶扫墓吗？”

爸爸说：“从你懂事情开始，就该给爷爷和奶奶年年扫墓了！”

妈妈逼了我一句：“你说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懂事的？”

我回答不了，只能说：“我去！”爸爸这时看着我问了一句：“你心里不愿意吧？”我心里确实不愿意，觉得让我去扫墓没有必要。

“谁说我不愿意了？”我嘴上却反击道。

这时，我一点都没想到，爸爸问我一个严肃的问题：“你知道你爷爷叫什么名字吗？”

我一愣。

我回答不了。

我忘了。

我在心里一直在问自己，我姓刘，爸爸叫刘国强，我叫刘思勰，爷爷叫刘什么啊？没有一点儿记忆。

“我如果没说错，你奶奶的名字你就更不知道了吧？”

我无语。我真的不知道。

“我真的很可悲，我的儿子不知道他爷爷叫什么，也不知道他奶奶叫什么。等我有了儿子的儿子，他自然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了！”爸爸看着我，声音不大，却让我觉得呼吸困难。

“走吧，看看爷爷奶奶去！”爸爸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，从沙发上站起来。

爷爷和奶奶的墓在郊外的墓地里算是最普通的墓了。看见爷爷和奶奶的墓碑上的字，才想起爷爷叫刘庭耀，奶奶叫王翠芳。我看爸爸从拎袋里取出一只西瓜，摆在墓前，燃了香。

我站在那里，等着爸爸从拎袋里再拿出点什么摆在爷爷和奶奶的墓前，但是，爸爸没再拿出什么。

爷爷和奶奶生前一定爱吃西瓜！我想。

“他们都爱吃西瓜？”我问爸爸。爸爸点头说：“他们最爱西瓜，他们牙



齿不好的时候，更觉得西瓜好咬好吃了！但是，他们很少吃西瓜！”

“为什么啊？”我感到不解，“想吃就吃啊！”

“那时生活很苦，奶奶觉得西瓜很珍贵啊！”这一次，爸爸只提了奶奶，没有提爷爷。

我盯着爸爸的背影，还是不解。那时，爸爸蹲在爷爷墓前，面朝着爷爷和奶奶没有表情的小小照片。

我抬头看了一眼妈妈，竟然发现妈妈坐在边上，一直盯着我。妈妈看我的眼神有些忧伤和无奈。

爸爸突然回头对我说，儿子，你不知道，你爷爷早就不在了，是你奶奶一个人带着我和你叔叔两个孩子。那时，我还不到十八岁。有一天，你奶奶领着我，去一家工厂找到一个管事的人，说能不能让我干点活，挣点钱。那是一个工会的女干部，我叫她马姨。她看着我问，孩子有十八岁吗？你奶奶老实地说，有了有了，差两个月就十八了！马姨就说，行，你家的情况我知道，我帮你去找领导！结果，我就留在了工厂。事后，我才知道，马姨把自己侄女的工作名额让给了我。从那时开始，我每月把挣来的钱交给你奶奶……你奶奶每次拿着我的工资，手抖着说：“没有这些钱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！”

爸爸在说这些话时，我的眼睛开始看着别处，望望天，又望望地。妈妈对我说：“听你爸爸说奶奶的事情。”

因为上次让爸爸和妈妈为我跟陈老师道歉的事情，我也不想当面顶撞妈妈，就看着爸爸说：“我听着哪。”我觉得这是家庭琐事，跟我没什么关系。

爸爸接着说，你奶奶在每个夏天，都要买一只西瓜，给那个马姨送去。每次送西瓜时，都让我抱着。你奶奶还总是叮嘱我，抱紧了，别摔烂了西瓜！我第一次把西瓜放在马姨面前时，马姨让我和你奶奶把西瓜抱回去。她对你奶奶说，不抱走西瓜，我真的要生气了！孩子挣点钱不容易，还给我买什么西瓜啊！可是，你奶奶说，他马姨不收下西瓜，我就蹲在你家门口不走，这是我的心意。最后，马姨把西瓜收下了。

我觉得爸爸的故事可能挺长的，就坐在了爷爷和奶奶墓碑前，垂着头听

爸爸讲。

爸爸用手拍着面前的西瓜说，第二年的夏天，你奶奶又买了西瓜，让我抱着，给马姨送去。在路上，你奶奶还是不停地跟我说，抱紧了，别摔烂了……这一送，送了二十几年！

我更加不解地问道：“送一只西瓜就送了二十几年？”

“没错，送了二十多年。”

“没送别的东西？”

“每年夏天，只送一只西瓜。”爸爸点着头。

我说：“我不理解。”

爸爸像是对我的不理解不关心，继续讲下去。那年，马姨去世了。你奶奶买了西瓜，还是让我抱着，还是不停地说，抱紧了，别摔烂了！到了马姨的灵堂，你奶奶接过西瓜，双手捧着，把西瓜摆在马姨的灵案上，让我磕了三个头。然后，你奶奶也颤着腿跪下，磕了三个头。我第一次看见你奶奶哭。她一边哭一边说，他马姨啊，你吃了西瓜上路吧！这是我王翠芳最后一次送你西瓜了！从马姨的灵堂出来，你奶奶就蹲在路上走不动了，是我把你奶奶背回家的……

我心有所动，才知道奶奶和爸爸他们有这么多我从来不知道的事情。他们会有艰难求人的时候，他们会想吃西瓜但是不能吃，要把珍贵的东西送给别人。

爸爸看着我，问道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讲奶奶的这件事情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觉得隐约知道了答案，但不确定。

“感恩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对老师对同学对父母，要懂得感恩！”

爸爸站起身，对爷爷和奶奶的小小照片说：“爸、妈，我对不起你们！你们教我的东西，我没教会你们的孙子！”

爸爸是对着爷爷和奶奶的碑说话的，没有看我。

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脸被无形的巴掌击中了，身体摇晃了一下。摸摸自己的脸，很烫。爸爸过去很少说话，尤其是针对我。这些话重重地撞击了我。

在返回城里的路上，我突然发现爸爸和妈妈开始老了。



下车的时候，我把妈妈的包拎过来。妈妈看看我，面露惊异之色，像是不认识我。

这是我第一次帮妈妈拎东西，主动的。

那天晚上，我似睡未睡时，看见一个矮矮的东西走到我床前，瞪着眼睛望着我。我仔细一看，是一只西瓜。它见我睁开了眼睛，竟然开口说话了，它说它代表爷爷和奶奶来看看我。

我问：“你是……”

它回答得很清晰：“我是昨天的西瓜！”

我想起它了，跟白天的记忆连在了一起。

于是，它开始说话，说了很多话，我记不住。但是，我记住了它最后说的一句话：“奶奶说，你会是个好孩子！”

我哭了，哭得好厉害。当昨天的西瓜离开我走出房间时，我还在哭泣，根本就停不下来……我从梦中一直哭到现实。

早上吃饭，妈妈发现我的眼睛肿了，问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我不想说。妈妈又问了一句：“到底怎么了？”

我如果不回答，妈妈肯定会一直问下去，再说，爸爸闻声也从卫生间探出头来关切地望着我。

我说：“奶奶不放心我，夜里派了一只西瓜来看看我！”

“啊？”妈妈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脸上很诧异。

爸爸也把头定格在卫生间的门缝处。他肯定觉得在我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，已经发生了什么。

从那时开始，我总有一个习惯，去询问同学：“你知道自己奶奶的名字吗？”被问的同学脸上都有惊愕的表情，并有一多半的同学，真的不知道自己奶奶的全名。于是，我就想跟同学讲昨天的西瓜的事情。我又吃惊地发现，很多同学根本不想听我的故事。



重 点

周 羽

Chapter 1

我叫曾浩笑，今年读小学六年级了，我的目标是考进 A 中的火箭班。除了对语文有点担心，我对自己的数学和英语还是信心满满的，因为我从小学二年级起就在培优班里学这两门功课，如今已经获得六个国家级金奖了。

我爸是一个普通中学的数学老师，从他安排我进培优班起就给我灌输：数学和英语是重点学科，进入中学，考分的差距就在这上面。

我爸可不看我们学校的分数：“学校的考试能说明什么问题呢？一团和气罢了。我只看竞赛。”

好在我没让他失望。

我的语文从没培优过，这并不是因为我学语文有天赋，我爸说：“语文嘛，中不溜儿能跟上就行了，没必要花太多时间，它拉不开什么差距。”

所以，我爸对我的语文格外宽容。

一次测验，有道填空题，问李清照是什么派的词人。我不知道，但那段时间我正在看武侠小说，于是填了峨眉派。第二天老师说有个学生的答案必须请他家长来看看，吓得我在学校提心吊胆了一整天。

一回家我就私下给我爸打“预防针”，让他有个心理准备。他只是平静地说：“行了，下次注意。”结果老师一直没让我找家长，却是我们班“英语达人”



的家长被请了，一打听我才知道，那家伙填的居然是“蛋黄派”。

我们父子俩为这件可乐的事足足笑了一个星期！

我妈知道后，痛心疾首地说：“连这点文学常识都没有，出去别说你妈当过语文老师啊！”

我爸替我打圆场说：“哎呀，没什么大不了，这就是个记忆的事，花两秒他就能记下来李清照是婉约派词人，这有什么呢，比解数学题简单多了，太没技术含量了。”

我妈曾是小学语文老师，生完我后就辞职当了全职太太。她一直热爱文学，也曾发表过不少“豆腐块”，可是近几年她的文章刊登率越来越低。

她十分困惑。

我爸建议她说：“你去网上好好研究一下，如今的读者都喜欢什么类型的文章，做了市场分析再动笔。你净写些纯文学的东西哪能迎合市场呢？要懂得审时度势嘛。”

我妈在网上琢磨了几个月，苦着脸对我爸说：“那样的东西我写不来呀。”

我爸说：“那就彻底放下，相夫教子也是一项伟大的事业。”

于是我妈就心灰意冷地停笔了。

大约是职业病后遗症吧，她总爱跟我唠叨“要多阅读呀”，可是她推荐的书我都不爱读，净是些“经典读本”，我爱读的漫画、武侠、玄幻她又反对。好在她反对无效，因为我爸说，只要不影响数学、英语的学习，读读这些书放松一下是可以的，阅读无界限嘛。所以我妈就只负责检查我语文作业字迹是否工整，语言是否通顺，答题是否正确了。

好在我的语文达到了我爸的要求，一般八十来分，在班上算中等吧。

可是，考 A 中火箭班，语文会不会拖分？我有点担心。

我问我爸要不要报个语文班强化训练一下，我妈马上插嘴说，语文是靠积累的，强化有用吗？！

我爸沉稳地说，时间紧迫，现在只能抓重点，再报个“名校冲刺班”强化数学和英语，语文正常发挥就行了。

在我的学习问题上一向是我爸说了算，我于是又加了个每周日晚上的“冲

刺班”，由我妈负责接送。

Chapter 2

一个周日晚上，我和我妈坐轻轨去“冲刺班”。

在轻轨即将关门的“滴滴”声中，冲进来一对母女。

女孩六七岁的年纪，一脸疲惫的模样；女孩妈妈双肩背着粉色的“公主”书包，单肩还挎了一个大大的“妈咪包”。

女孩妈妈率先冲到空座位旁，喘着气边卸肩上的包边急促地招呼女儿：“快坐下，位子占着！”

她麻利地把包卸下堆放在座位上，挨着女儿坐下，原本一排能坐六个成年人的座位现在坐了五个人和两个饱满的包。

女孩妈妈从书包里掏出一本书递给女儿，说：“来，抓紧时间学一下。”

“妈妈，老师布置的唐诗我还没背，明天上课老师会检查的，我想背唐诗。”女儿有些焦虑地说。

“不行，英语学习是重点，必须每天落实到位。”妈妈斩钉截铁地回绝了女儿，“英语班的老师强调很多次了，双休日在家每天至少得学习四个小时的英语。你今天的时间还没学满，必须利用轻轨上的时间补上。”

“可是，等我上完英语课回家就很晚了，没时间背诗了，明天汪老师如果检查我怎么办？”女儿的眼里瞬间蓄满了泪水。

“没事，我明天去跟老师说，你是不舒服才没背诗的，老师不会批评你的。快，别耽误时间了，读英语！”妈妈把书塞到女儿手里。

女儿只得翻开书，开始读英语。

女儿读，妈妈不时地纠正读音。

“妈妈，‘三明治’怎么读？”女儿指着书问。

“哦，有两种读法，一种英式的一种美式的。”她妈妈范读了两种，“你还是读英式的吧，高端大气些。”

“什么是‘高端大气’？”女儿问。

“就是，就是高雅些，有气质些。妈妈为什么花那么多钱让你从小学英语，就是想让你成为一个优雅的、高雅的女孩呀。你想，中文谁不会说，但如果你能说一口流利的纯正的英文，那就不一样了。”

女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车靠站了，上来一个抱着小宝宝的女子。女子看了看座位上的包，似乎想说什么。小女孩抬眼看到了，准备起身让座，被她妈妈一把按住：“学习别三心二意的！给我专心点！”



女孩不自在地将身体缩回去，屁股在座位上往后蹭了蹭。

我连忙起身给抱宝宝的女子让座。

女孩的妈妈用眼角扫了扫旁边的情况，不屑地撇撇嘴，然后换上温柔的表情问女儿：“Honey, where is it ? ”

小说

“Taipingyang Road, Mum.” 女儿看了看窗外回答。

“Well, well, what time is it ? ”

女儿抬头看了看车载电视上的时间回答：“Twenty to seven.”

“OK, very good, my sweet.” 妈妈表扬道，“你说英语的时候迷人极了，知道吗？咱们平时就要这样尽可能地说英语。等会儿妈咪把你送去英语班后，就先去 Starbucks 喝点东西，好在那儿离你们学校不远，打个 taxi 就到了，很 cheap 的，然后我再做个美体香薰 SPA 就来接你 go home. Do you understand ? ”



“Yes.” 女儿小声回答。

“No, no, no,” 妈妈伸出一根食指优雅地摆摆，耸耸肩说，“回答的声音太小，太不自信了。Loudly, loudly ! 完整地回答我！”

11

“Yes, I understand.” 女儿无可奈何地将声音稍稍提高了些。

她妈妈这才微笑地点点头。

我和我妈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来。

车又靠站了，上来一位中年妇女，挽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。

“麻烦把包拿一下，让老人坐坐吧。” 中年妇女赔着笑指着那堆包说。

女孩妈妈冷冷地瞟了对方一眼说：“往哪儿拿？放哪里？真是好笑！”